

糖,条件简陋,产量有限。如何破解?在兴村,徐甜甜选中了用红糖工坊来改变现状。王卫星给了我一组数据,最能证明红糖工坊带来的质变:2017年全村产糖160吨,产值达320万元,村集体收取加工费增收6.8万元。红糖工坊的建成,也带动了村民增收,20多名红糖师傅共增收10万多元。

## 一场与古老的对话

“乡村,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易碎品。”松阳县委书记王峻在某次会议上说。文化是连接乡村和历史记忆的衔接点,如何让源远流长的乡土文化在松阳大地上延续流淌?只有让文化的基因重新注入乡村的母体,成为新型乡村的内核,乡村才有望复兴。

松阳的第三站,我踏入了松阳南部的大东坝镇,初见,便已倾心。村落幽谷,闽风异俗,这里宛如一名养在深闺待人识的女子,美丽动人。听大东坝镇镇长杨文斌介绍道,素有“江南客乡”之称的石仓是浙江省内最大的客家聚居地,眼前的一幢幢白壁黑瓦的私家院落规模宏大,形成一个错落有致的古建筑群。

留住老屋,留住根脉。自明清阙姓大族从福建汀洲上杭迁入,至今已历三百余年。如今走进这些历史古宅,我忍不住用手去触碰建筑内的壁沿支柱、楹联匾额、民俗文物,一切都保留着古色古香的原始状态,处处演绎着村落古老的历史。“从2013年开始,县委、县政府就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纳入中心工作重点予以推进,并探索出了一条‘活态保护,有机发展’之路,通过串点连线,慢慢梳理出脉络机理,逐步恢复其生命力。2016年松阳县开展‘拯救老屋行动’项目,一座座曾断壁残垣、斑驳不堪的老屋

被修缮一新。”松阳县委相关负责人介绍。

老屋在,人心在。随着衰败黛瓦、断壁残垣重现旧貌,村里的老户主们开始回迁,年轻人选择返乡的也越来越多,经商者也从中嗅到了投资的商机。现如今,每逢重大民俗节日,古民居内挤满了人,打马灯、放水灯、逛庙会,拥挤的人群见证了因老屋而联结在一起的人心。

“走,去看看徐甜甜的新作!”镇长杨文斌忍不住露出了一丝骄傲。不远处的石仓源坐着徐甜甜松阳作品系中的新作——契约博物馆。走进博物馆,明暗相衬,光影巧妙,简朴的石墙似乎正在向人们诉说着跨越200余年的故事,6000人的小村庄,7000余份契约文书……浓缩成为解读明清中国社会的珍贵史料。“契约文书所反映的土地制度、社会文化传统,是其核心价值所在,也是中国村落文明独特的风景。”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曹树基说。通过“契约博物馆”,不仅让这些厚重的历史“契书”得以留存,更营造了一场历史与当下、自然与人文的对话,成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“润滑剂”

## 一堂有特色的“田园”课

松阳县在基层党组织主题党日这一天,全县401个村级讲习所集中开讲,因地制宜,掀起乡村振兴的开讲热潮。

4月12日上午,我有幸在县会议中心见证了县乡村三级424个“乡村振兴讲习所”的集中授牌,更见证到了乡村讲习所首次开讲参与人数便超过了9000人的旺盛人气。

振兴是主题,组织是手段。“讲习所”如今已成为丽水振兴乡村的有力抓手。“我们讲求精准的讲习内容,培养多样的

讲习团队,目的是要掀起乡村振兴开讲热潮,为田园诗画松阳争先进位大赶超,开启‘两山’新境界增添内生动力。”松阳县委相关负责人说。谁来讲?讲师“咖位”不小,松阳县委请来了“三农”专家、党务骨干、农村优秀党组织书记、乡村教师、乡土人才、创业成功乡贤等各方师资组成讲习团成员,开展讲习活动,教育群众、培训群众、组织群众,提升农民素质,激发农民群众的创造活力,提升基层组织战斗力,使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。

“樟溪红糖的卖点在哪里?红糖作坊承载着厚重历史。卖红糖不仅是卖实际的产品,也卖文化、卖情怀。”在红糖工坊,我正巧赶上了一堂“田园”课。在樟溪乡红糖作坊的会议室内,只见村民们认真聆听着有关甘蔗的生产知识,时不时埋头做笔记,授课的讲师便是松阳县农业局徐永健。紧接着,松阳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的相关人员还为村民上了一堂“返乡创业与互联网发展趋势”的课,以横樟蜜蜂的成功案例给村民普及“互联网+”的新思维。理论讲解后,村干部、村民代表来到甘蔗种植基地,学习专家示范的致富“真功夫”。兴村村党支部书记王卫星说,这些讲习“课程”内容是由村民来点单,内容覆盖颇广泛。

党建为基,山水为凭。在茶产业主导乡镇新兴镇建立党群服务中心,建立“茶乡先锋”临时党组织,成立上安茶农田间学校,围绕茶产业开展乡村振兴讲习、座谈、技术交流指导等活动,实现党建与茶产业融合发展格局。在党建的引领下,松阳结合特色农副产品和加工技艺,创新探索建成了一批农业特色工坊,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模式调整、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变革。